

# 沿海风

YAN HAI FENG



燕飞

## 梦想开花

你又开始寻找了  
邂逅每一处萌芽  
光总是柔和又刺眼地抚摸你  
你说,每一处都是新生  
因为,是春天  
一个离梦想最近的季节  
带上锄头与种子  
找一块理想的土地  
埋下一颗心愿  
你说,来年就能拥抱果实  
因为有梦想就能够开花  
我有一个梦想  
播下一粒种子,然后开花  
开出花朵,开出太阳  
照耀,温暖

晓茵

## 在路上

去远方的国  
开启一段期盼已久的旅程  
不求结果,只为心境  
或许带着目的前往,或许没有  
放下心灵的羁绊  
放缓前行的脚步  
不必寻人问津  
一切感触用心体味  
淡忘旅行的目的,去发现  
沿途鲜花处处盛开  
天空有飞鸟掠过  
途遇温暖以待的路人  
只要心怀期待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放松心情,放慢脚步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慧敏

## 夏事

一只青蛙蹲伏在蓝秀亭旁  
打磨声音的发簪  
遥远从远方吹来  
掀动书卷的裙  
啾啾的声响一刻不停  
却驻足在六月七号的赛马场  
蓦地想起距离上次落笔  
已跨过一年的河  
整整一个下午  
我画不好一条  
细细的  
时间的皱纹

■广荣

# 芒种忙种悟人生



物生长旺盛,需水量多,适中的梅雨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梅雨过迟或梅雨过少甚至“空梅”的年份作物,会受到干旱的威胁。但若梅雨过早,雨日过多,长期阴雨寡照,对农业生产也有不良影响,尤其是梅雨期间雨量过于集中或暴雨还会造成洪涝灾害。“圩田好作,五月(农历)难过”的民间农谚体现了在抗灾能力极低的旧社会

农民对梅雨成灾的忧虑。在“样样都忙”的芒种之时,防汛抗灾工作万万不可放松。

然而我们久居城市,已感受不到田野里的忙碌景象,这个时候,还得去郊外走一走,看一看秧苗碧绿,一派生机,体验一下“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的忙碌场景,补上人生必备一课。

■陈进

## 那年高考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在农村读完小学、初中、高中。中考、高考,都参加了一些,一次是预考,一次是正式的中考或高考。记忆中,这四次考试,确实是人生中的大考。每次考试,都要从乡下赶到城里考试。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到城市里有点懵,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一切都是那么迷离。

高考前夕,正是农村收麦插秧的时节,也是端午节临近之时,母亲匆匆忙忙中裹了一些粽子,用井水浸泡着,防止变质。这些粽子,一方面是对我考试时的祝愿,预祝一举高中;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农忙时节带到田间地头,代为充饥的干粮。他们抡收抢种,忙碌中根本无暇煮饭,也无暇关注、关心我的考

■王洪武

## 蛋饼奶奶

莫看蛋饼奶奶已一大把年纪,思想可开放,上进心可强呢,她不惜买来一部智能手机,让学生手把手地教她,闲下来便一遍遍地捣鼓,回家也经常摸索大半夜。功夫不负有心人,老人终于很快学会了手机上网、看新闻、听歌曲、玩微信。特别是这“吃饭本领”的微信结账,更是滚瓜烂熟,手到擒来。一段时间下来,她手机微信通讯录上即多了上百个人,这些可算都是她的老客户,来消费的只要在自

己手机上轻轻一按,她即可收红包了。

“这智能手机真像个‘智人’,聪明透顶哩!”吴奶奶一个劲地夸赞:“过去货币交往,钱多了,放口袋里不安全,钢镚儿易掉,小商品,找零又烦又难。做小吃生意的,经常摸钱也不卫生,还存有假币风险。现在好了,手机结账,安全、快捷、方便、卫生。真是:新时代,新事多,老人也赶上这新潮,心中实在乐呵呵。”

■孙宏连

“春争日,夏争时”,“争时”即指这个时节的收种农忙,人们常说“三夏”大忙季节,即忙于夏收、夏种和春播作物的夏管。对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下地,春种的庄稼要管理,收、种、管交叉,是一年中农忙的季节。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晌”,真是“芒种芒种,样样都忙,农民忙得不亦乐乎。”

时至芒种,四川盆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中稻、红苕移栽接近尾声。大部地区中稻进入返青阶段,秧苗嫩绿,一派生机。“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的诗句,生动的描绘了这时田野的秀丽景色。陕西、甘肃、宁夏是“芒种忙忙种,夏至谷怀胎”。广东是“芒种下种,大暑蒔(蒔指移栽植物)”。江西是“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是“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福建是“芒种边,好种粮,芒种过,好种

糯”。江苏是“芒种插得是个宝,夏至插得是根草”。山西是“芒种芒种,样样都种”,“芒种糜子急种谷”。四川、陕西是“芒种前,忙种田,芒种后,忙种豆”……

南宋·陆游《时雨》:“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老我成惰农,永日付竹床。衰发短不栉,爱此一雨凉。庭木集奇声,架藤发幽香。莺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即今幸无事,际海皆农桑。野老固不穷,击壤歌虞唐”。

宋朝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播秧寒。”绘出了阴雨连绵不止,河满沟平,农夫冒着寒冷身披棉絮插秧忙忙的画面。

芒种后,中国华南东南季风雨带稳定,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先后进入梅雨季节,雨日多,雨量大,日照少,有时还伴有低温。芒种时节,水稻、棉花等农作

■孙宏连

## 情怀烟墩

但我们毕竟等到了,是幸福的。还有一些战友,他们没能等到,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在此,我由衷地感谢以李正国战友为组长的情怀烟墩首届战友联谊会筹备组,并深切缅怀已故的战友。我还要感谢五连张志安排长,是他的身体力行改变了我的决定,没有造成遗憾。

按照会务的安排,我们还来到烟墩二营当年的驻地。事过境迁,物是人非。这里已改造成芜湖市的一所社会敬老院了。

看着被植物覆盖失去原貌的大操场,我想到自己就在这个操场上,第一次参加全营会操时,得到了刘樟根营长的点名表扬;望着已改造的水库,我想起当年我这个“旱鸭子”为学会游泳,夏天放弃午休,在河南禹县老兵王海江和老乡李春的陪练下学会了游泳。山脚下的靶场,勾起我许多的回忆。在这里,我第一次实弹射击,以五发子弹四十九环,赢得了连嘉奖,这是我从军的第一个嘉奖。

我们情念烟墩,这里培养了我们的军人的血性,磨炼了我们军人的意志,铸造了我们军人的气魄。

我们情系烟墩,这里的土地中有我们的气味在散发;大山中有我们的声音在回荡,山溪里有我们的血液在流动。

我们情怀烟墩,因为这里有我们百听不厌的军号,常唱不衰的军歌,永远不变的军魂。

■陈进

■王洪武

居家大院后门通向一条小街,街旁正常有个守摊的奶奶,姓吴,七十有三。主做蛋饼,顺带卖些豆浆饮料茶水等小吃。

好久不从后门进出了。这天,我因事路过这里。只见吴奶奶摊子前挤满了顾客。老人麻利地边做蛋饼,边捧起手机捣捣戳戳。一张张蛋饼被食客笑嘻嘻地拿走了,未见老人收一分钱。我好诧异,这是怎么回事呀?经询问得知,原来吴奶奶也玩起了“网上收款”。

老人摊子对面就是一所中学,光顾她摊子的大多是一些中学生。这些孩子既新潮又热情,他们见老人做生意还一个个传纸钱,数钢镚儿,连喊“太落后了!”建议赶快改用手机微信结账。

## 树王

阿城

一看刀,又只用右手一抡,刀便又砍进树桩,他松了手,招呼我说:“你拔下来看刀。”我有些不解,但还是过去用双手将刀拔出。看刀时,吃了一惊,原来刀口小有缺损。肖疙瘩将手掌伸直,说:“直直地砍进去,直直地拔出来,刀便不会缺。这刀的钢火脆,你用力歪了,刀便会缺,于是还要再磨。这等于是不会磨刀。”我有些不舒服,便说:“肖疙瘩,你什么时候剃胡子?”肖疙瘩不由摸摸下巴,说:“早呢。”我说:“这四把刀任你拿一把,若刮胡子痛了,我这左手由你切了去。右手嘛,我还要写字。”肖疙瘩用眼睛笑笑,撩一些水在石头上,拿一把刀来磨,只几下,便用手将刀上的水抹去,又提刀走到树桩前面,招呼我说:“你在这里砍上一刀。”说着用手在刚才砍的地方下面半尺左右处一比。我走过去,接过刀,用力砍一下,不料刀刚一停,半尺长的

一块木片便飞起来,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白晃晃地落在地上。自砍树以来,我从来没有两刀便能砍下这么大一块木头,高兴了,又两刀砍下一大块来。肖疙瘩摩一摩手,说:“你望一下刀。”我将刀举到眼前,刀无损缺,却发现刀的一侧被磨了不宽的一个面。我有些省悟,便点点头。肖疙瘩又将双手伸直合在一起,说:“薄薄的刀,当然快,不消说。”他再将手掌底沿连在一起,将上面分开,做成角形,说:“角子砍进去,向两边挤。树片能下来,便是挤下来的。即便刀有些晃,角子刀不会损。你要剃头吗?刀也还是快。”我笑了,说:“痛就砍你右手。”肖疙瘩仍用眼睛笑一笑,说:“好狠。”

我高兴了,说:“我这刀切菜最好了。”肖疙瘩说:“山上有菜吗?”我说:“反正不管怎么说,在快这一点上,你承认不承认我磨得好?”肖疙瘩想一

想,不说话,伸手从腰后抽出一柄不长的刀来递给我。我拿过来,发现刀木把上还连着一根细皮绳,另一端系在身后。我问:“刀连着绳干什么?”肖疙瘩说:“你看着刀我再告诉你。”我将刀端起来一看,这刀原来是双面刃的,一面的刀很薄,一面的刀却像他刚才磨的样子。整个刀被磨得如电镀一般,刀面平平展展,我的脸映在上面,几乎不走样。我心下明白,刀面磨到这般宽而且平,我的功力还赶不上。再细看时,刀面上又有隐隐的一道细纹,我说:“你包了钢了?”肖疙瘩点点头,说:“用弹簧钢包的,韧得很。”我将拇指在刀上轻轻一移,有些发涩,知道刀已吃住皮,不禁赞叹说:“老肖,这把刀卖给我了!”于是抬头认真地看着肖疙瘩。肖疙瘩又笑了,我忽然发现有些异样。原来肖疙瘩的上唇很紧,平时看不出来,一笑,上唇不动,只两片脸肉

扯开,慢慢将嘴唇伸得很薄。我说:“老肖,你的嘴动过手术吗?”肖疙瘩还未说完,就几乎嘴唇不动地说:“我这嘴磕破过,动了手术,就紧了。”我说:“怎么磕得这么厉害?”肖疙瘩不笑了,声音清静了许多,说:“爬崖头。”我想起他当过兵,就问:“侦察?”他望望我,说:“哪个说?”我说:“六爪。”他有些慌:“小狗日的!他还说些那样?”我说:“怎么了?就当侦察兵呀。”他想了想,看了看手,伸给我一只,说:“苦得很,你摸摸,苦得很,大比武,苦得很。”我摸一摸肖疙瘩的手。这手极硬,若在黑暗中触到,认为是手的可能性极小。而且这手的指头短而粗。肖疙瘩将手背翻过来,指甲极小,背上的肉也如一层石壳。肖疙瘩再将手拳起来,指关节便挤得颜色有些发浅。我推一推这拳头,心中一颤,不敢发声。肖疙瘩忽然将两条胳膊伸直压在腿旁,全身挺直,一动不动,下巴收紧,几乎贴住脖子。又将腿直直地迈开向前走了两步,一碰脚跟,立定,把下巴伸出去,声音很怪而且短促,吼道:“是!出列!”两只眼睛,只有方向而无目标,吼完又将下巴贴回脖子。我木木地看着他,又见他全身一软,额头的光也收回去,眼睛细了,怪怪地笑着,却非常好看,说:“怎么样?正规训练!”我也兴奋

了,说:“训练什么?”肖疙瘩将右手打在我的左掌上:“哪!擒拿,攀登,击拳!射击,用匕首。”我想象不出肖疙瘩会将脚跳来跳去地打拳,就说:“你拳打得好?”肖疙瘩看我一会,不说话,用左手紧紧地推右拳,忽然蹲下去,同时将右拳平举过肩。待完全蹲下去时的一刹那,右拳也砸在磨刀的石头上,并不叫,站起来,指一下石头。我一看,不由得下巴松了,原来这石头断裂成两半。我拉过肖疙瘩的右手,沉甸甸的在手上察看,却不能发现痕迹。肖疙瘩抽回手,比出食指与中指,说:“要连打二十块。”我说:“到底是解放军。”肖疙瘩用手揉一下鼻子,说:“走,到我家去,另拿一块好石头你磨刀。”

我于是随肖疙瘩到他的草房去。到了,进去,房里很暗,肖疙瘩跪在地上探身到床底,伸出一块方石,又探身向床底寻了一会儿,忽然大叫:“六爪!”门口的小草棚里响动了一下,我回身一看,六爪已经赤脚蹿了进来,问:“整哪样!”肖疙瘩跪在地上,问:“那块青石呢?找来给叔磨刀。”六爪看一看我,眯起一只眼睛,用手招招,示意我凑近。我弯下腰,将脸移近他。他将手括在嘴上,悄悄地问:“有糖么?”我直起身,说:“没有了,明天去买来给你。”(5)



(中篇小说)

大家兴致来了,都说合力来砍,不去计较工时,又公推由我负责磨刀,我自然答应下来,于是扛了四把砍刀,返身下山,回到队上。

狠狠地磨了三把刀,已近中午。正在磨第四把,忽然觉得有影子罩住我。抬头看时,是肖疙瘩双手抱了肩膀立在一边。见我停下,他弯下身去拾起一把磨好的刀,将右手拇指在锋上慢慢移一下,又端枪一样将刀平着瞄一瞄,点一点头,蹲下来,看看石头,问:“你会磨刀?”我自然得意,也将手中的刀举起微微晃一晃,说:“凑合。”肖疙瘩不说话,拿起一把磨好的刀,看到近旁有一截树桩,走过去,双手将刀略略一举,嗖地一下砍进去,又将右肩缩紧,刀便拔出来。肖疙瘩举起刀看